

孔子



CONFUCIUS

胡玫 著



 中华书局
ZHONGHUA BOOK COMPANY

孔子



CONFUCIUS

胡 玫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孔子/胡玫著.-北京:中华书局,2010.1

ISBN 978-7-101-06748-4

I.孔… II.胡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42196 号

书 名 孔 子

著 者 胡 玫

责任编辑 祝安顺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http: //www.zhbc.com.cn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
版 次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630×960 毫米 1/16

印张 14¹/₄ 字数 150 千字

印 数 1-200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6748-4

定 价 20.00 元

目 录

001

治 鲁

083

列 国

177

归 鲁

217

附 录
主要人物关系介绍

221

附 录
孔子世表和大事年表

治鲁



公元前501年，鲁定公九年冬，鲁国都城曲阜。

雪后的天空依然灰蒙蒙，树枝上的残雪，在阳光下闪出一丝丝光亮。

街道上冷冷清清，几个行人匆匆走过。

远处一辆牛车蹒跚着向鲁宫城驶来，而后在宫门前缓缓停下，随从的军士护卫随即立在两旁，颜回立刻从车后拿出一条红漆长凳，小心翼翼地扶着一位老者走下车来。

他就是孔子。

季氏宗墓。

墓地中矗立着一方巨大的石碑，上书篆体：“鲁世卿季氏族公墓”。

这是一座新墓，墓门洞开着。

四匹健马拉着一套华丽的棺槨向墓穴深处冲去。四个侏儒手举着火把，手托着托盘走进墓室，他们在一排排枕木撑起的、绘有精致的伏羲和女娲交尾彩绘的墓壁下面停了下来，随即开始吃力地搬运青铜灯、金漆屏风、玉琮、铜鼎、玉编磬等陪葬品。

一个侏儒不禁感慨：“这，这可是非礼啊！只有天子才能用四匹马随葬啊！”

另一个侏儒点燃了一盏豆油灯，小心翼翼地捧到了墙壁上早已挖好的灯槽里，压低嗓门：“嗨，如今礼崩乐坏，还不是谁爱怎么着就怎么着……关你什么事！”

突然，一声刺耳的嘶鸣声传了过来，侏儒们回头望去，惊得目瞪口呆。

只见武士将一块黑布蒙在白马的头上，快速抽出腰刀，向马颈刺去，血光四溅，白马随即栽倒……转眼之间，四匹马都已经躺在了殉牲坑中。奴隶和军士们把它们搬放整齐。

侏儒们迅速将刚刚搬入墓室的随葬物品摆放到土砌的棺槨平台上。随着一声号响，侏儒们互相招呼，“快走，时辰快到了，可别把咱们闷死在里边！”四个人赶忙从台子上齐刷刷地蹦下。

墓室出口外，一排乐师扬起牛角号，鼓手用力擂鼓，声音震天响起。

驱鬼的方相氏站在土台上，指挥着身后的一排武士执锤、斧跳舞、打鬼。

土路上，孟孙何忌两兄弟和其他十名各府执事，身着铠甲步行护送棺木。

一个相者为前导举着篆书大牌：故鲁国国相大司徒大司寇季孙意如平子神位。

一辆马车拉着死者季平子的木偶像紧随其后。

季孙斯面色哀伤，眼睛红肿，一身粗麻斩衰（cuī）丧服，脚穿草鞋、手执黑色孝杖领头走在最前面，其子季孙肥和叔孙氏等亲属紧跟在丧车之后，哭嚎着向土台前涌来。

仪仗后面，军士们驱赶着一队牛车，一路尘土飞扬地向前驶来。车上满载着半裸着身体的奴隶，他们双手被紧紧地捆绑着。有一辆牛车上面是准备陪葬的女奴，全部蒙着面纱。

一排排的号角对天吹鸣。

台上冲天的大火熊熊地燃烧起来。两个人木然地抬着一个木人俑，扔进火里，顷刻之间火苗四起。

方相氏们口中念念有词。

墓室出口前，乡甲们遍布各处，参加祭礼的百姓有万人之众。

白幡像一朵朵浮云，在风中无力地飘拂着。

送葬的队伍在墓室的出口处停了下来。

葬礼即将开始。

天空突然阴沉下来，阴云笼罩下的祭台幡旗飘扬，哀乐奏起，主祭的宗主是权倾鲁国的新任大司徒季孙斯，他哀恸地捶胸顿足，悲痛不已。

冲天的火焰前，陪葬的人群被武士们用长鞭驱赶着、哭嚎着来到土台前跪下，男奴在前，女奴在后。绝望的亲眷们也嚎哭成片。

人群后面费邑大夫公山狃(niǔ)驾单车飞奔而来，在葬礼台前翻身踩着人背下马，把缰绳丢给身边的军士，一转身走进人群。他走到季孙斯的身后，耳语道：“大司徒，君上说他今日要召见中都宰孔丘，就不来参加平子大人的葬礼了！”

主祭季孙斯没有说话，抬眼望向了慢慢走近的殉葬人群。

孔子在一名宦者的带领下向宫内走去。来到宫殿的大台阶下，宦者看到孔子准备要在堂下行跪拜之礼，赶忙说：“孔大夫，你可上堂再拜。大夫们现在都这么做！”

孔子并未作答，屈身拜行完整的叩见礼。官人和迎上来的内监在台阶上站住，回身互相看看，忍不住用衣袖捂嘴窃笑。

孔子进入殿堂，脱靴着布袜行至殿中，双手一揖，屈膝俯身对着空空的国君座位再行上殿大礼。

侧壁廊间，随着一阵玉佩撞击的叮当之声，鲁定公慢悠悠走上殿来，对孔子摆了摆手，“孔丘，你来了……免礼，免礼。”

孔子行礼之后，才在鲁定公的正面跪了下来，“微臣孔丘拜见君上！”

鲁定公笑了笑，“孔丘，知道寡人为什么从中都把你叫回来吗？”

孔子抬头摇了摇，“微臣不知……”

鲁定公身子微微前倾，满脸笑意地望着孔子，“孔丘，寡人听说，你遵照周礼治理中都，不过一年，就把中都治理得井然有序，面貌大变，国人纷纷称赞呢！寡人还听说你扩建了乡校，门下有数千弟子。”

孔子垂下头，双手一揖，缓缓答道：“君上，小臣曾说过：只要以礼治国，一年可有小成，三年必有大成。”

鲁定公点点头，“你果然有超凡的才能，难怪先君在你儿子出生时会特意送去一条大鲤鱼道喜呢……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站起身，走下台阶，指着殿外安放的一尊大鼎，问道：“孔丘，依你之见，鲁国要想强大可否效法齐国呢？”

“君上，齐国的老百姓不犯法是因为他们害怕刑罚，但如果人们不犯法是因为他们讲礼义、知廉耻、有品格，那不是更好吗？选贤能，修信用，贼不作，谋不用。人不但爱护自己的父母子女，也爱护别人的；男人安本分，女人有归宿；不论是孤儿寡母、老弱病残，都能得到照顾和供养——这样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，才是治平之道啊！”

鲁定公哈哈大笑，“好啊！孔丘，说得好！寡人希望你能将自己的主张推向整个鲁国，而不只是一个小小的中都！”

孔子想了想，试探着道：“当今之鲁国，只有强公室抑私门，才能得民心！”

“说得对！寡人支持你！”

孔子没有说话。

鲁定公见孔子沉默不语，问道：“怎么？你还有什么顾虑吗？”

孔子顿了顿，直言道：“臣在洛阳访学时，曾听到王室君臣议论鲁国，他们说，自桓公去世以后，鲁国早已没有国君，只有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三家贵卿。”

鲁定公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，“唉！是啊，这三家贵卿也都是寡人之同宗，是寡人先祖桓公之后代，所以称他们为‘三桓’。”

孔子紧锁眉头，略加思索后说：“以小臣区区一介布衣，要削弱他们，只怕势力不相敌啊！何况，小臣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

“嗯……这个倒也不难嘛！寡人给你必要的名位就是了！”

孔子再次沉默。

鲁定公一脸严肃地说道：“孔丘，寡人不是在说笑。季平子大夫活着的时候，身兼三任：国相、大司徒、大司寇。他死后，国相、大司徒已由嫡子季孙斯继任，但大司寇的位置还空着。‘三桓’都想推举自己的人担当，寡人倒是希望这个重任由你来担当……”

孔子一惊，赶忙一揖，“大司寇一职原为叔孙氏世袭，乃国家最高司法长官，掌管刑狱、纠察之要职，小人德薄才浅，愧难胜任！”

“孔丘，寡人做你的后盾！让你和你的弟子重整鲁国，推行礼制，改变你所说的君不君、臣不臣的现状……你敢吗？”鲁定公定眼望着孔子。

“臣的梦想就是八个字：‘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’。君应是君，臣应是臣，父应像父，子应像子，百姓安居乐业。故虽不能进致于大同，但也要渐臻于小康。”

“好！寡人支持你！孔丘，你是知道的，昭公曾被‘三桓’驱逐出国门，流亡十几年至死不能回国。寡人新登君位不久，虽高坐在君位之上，但无奈势单力薄。寡人听说，你的弟子中多有来自四方的英才，寡人需要你们的支持啊！”

孔子听了鲁定公的话，不禁回想起十五年前的那段往事：当年季平子专政，鲁昭公很讨厌他。恰巧季平子和另一个贵族郈(hòu)昭伯因斗鸡发生纠纷，季平子便借机强占了郈家的封地。郈昭伯向鲁昭公诉苦，鲁昭公以此为借口讨伐季平子。谁想，季平子联合孟孙氏、叔孙氏反击，鲁昭公反而被打败，逃亡到齐国。而自己也是在那时离开鲁国，到了齐国……

想到这，孔子心中一阵酸楚，感慨道：“天下有道，政权不会落

在私门手中！鲁公室失去政权已经有五代了，政权执掌于‘三桓’之手也已经四代了。为了民生百姓计，也到了该削弱‘三桓’权力的时候了！”

“好！孔丘，来日早朝，我便向文武百官宣明，由你来担任鲁国大司寇，并主持冬祭。”

孔子感激并无畏地凝视着鲁定公，再行跪拜之礼，起身出宫。

三

葬礼上的人们仍然在狂舞，冲天的哀怨的号角声里透着阵阵阴森恐怖。

军士们上前撕掉女奴们的面纱，开始将陪葬人群向墓穴出口拖拽。女奴不愿前行，死命抱住身边的石头，嚎啕大哭。

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童，未被缚紧，被人群裹挟着向前跌跌撞撞地走去。他叫漆思弓，是季氏家的一名小奴隶。

陪葬人群的情绪渐渐失控，他们不断地四散冲撞，拼命地想要逃离。伴随着凄人的号角声、鼓声、哭声和混乱的人群，小奴隶漆思弓突然感到害怕了。他拼命地来回扭动着被绑住的双手，小手已经被麻绳磨得鲜血淋漓，但求生的欲望使他根本顾不上钻心的疼痛，他的小手终于从带血的麻绳中挣脱出来。他甩掉麻绳，一头钻进了嘈杂的人群中，死命向前跑去！

人群掀起了一阵骚动。武士们涌上前来镇压，驱赶着奴隶们向墓室走去……

已跑进人群的孩子，在混乱的人流中不断地钻着、爬着，不时惊慌失措地回头看去。

一名家臣气喘吁吁地向季孙斯报告：“报宗主，陪葬的小奴逃走了！”

“什么，哪个小奴？”季孙斯大声地问道。

“就是平子大人平日最喜爱的那个贴身小奴——漆思弓。”

季孙斯恼怒地喝道：“啊，原来是那个小家伙！父亲临死前专门嘱托我，一定要让这个小子陪葬，赶快去找，给我追回来！”

“那么，葬礼封穴是否需要暂停呢？”公山狃问。

季孙斯怒斥道：“那怎么能停？！继续进行！你立刻派人到周边去搜，就算是挖地三尺，也要把那个小子给我抓回来！”

尽管四下里都是追逐的武士，但漆思弓还是逃过了他们的搜寻，在墓穴外的人群中到处乱钻，他渐渐远离了人群，躲过了追兵。接着又转头朝山上爬去，他像猴子一般机灵，爬得飞快。

乡甲们到处搜查，终于发现这孩子已经爬上山跑远了，立刻吆喝着匆匆追了上去……

逆光的墓室口，尘土飞扬。

军士在前面，扬鞭驱赶着那一群被捆绑着的哀伤而麻木的奴隶涌下墓道……

第三层棺槨的盖子重重地盖上了。

武士们开始抽剑，刺向陪葬的奴仆，奴仆们惨叫着纷纷跪地扑倒，血流如注。

一场残忍的杀戮开始了！

墓室中有的奴隶惊慌失措地向外跑去，身后的武士立刻弯弓射

箭，奴仆倒地而亡。有的奴仆回身要逃，被军士一刀拦腰砍断。一个女奴怀抱着小女孩企图躲藏到无人之处，却被武士发现，她连连磕头求饶，武士根本不理，冷酷地将剑刺入女奴的腹中，女奴怀抱着小女孩倒在地上，武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

漆思弓翻过山，逃进了一片庄稼地。他拼命地向前跑着，还不时地回头看一下后面追上来的乡甲，突然，他灵机一动转变了方向，钻出了麦田，跑向一片密林。穷追不舍的乡甲也紧跟着冲进了密林。

祭台下带孝的季孙斯、季孙肥跪在地上。

公山狃跪在季孙斯身后，与叔孙武并排，刚好是一文一武。

孟氏兄弟在一旁表情肃穆地跪着，已经显得有些不耐烦了。

墓室洞开，上悬巨型石门，开关就是被一根粗绳缚系的罗盘。粗绳穿过若干滑轮组，到达一根祭桩处，中间插着一根销子。祭桩边上站立着一个武士，手执雪亮斧钺。

再一次响起号角。

死者连同战车一同留在了洞开的墓室里，护卫的军士仪仗和提着带血刀剑的杀戮武士们有序地退出。

疯狂逃命的孩子跑进集市街道，穿过走在街心的羊群，东倒西撞，已经累得疲惫至极。

乡甲在不远处也冲入集市，发现了前面的孩子。乡甲弯弓射箭，正中孩子左臂。

漆思弓强忍着疼痛，死命地向前跑。他钻进了一个卖假肢的铺

子，一头撞倒了支撑整个铺子棚顶的木桩，木桩倒下带翻了铺子的棚顶，几个无腿的残疾人被压在棚底下惨叫着。

乡甲们一阵混乱，孩子又一次逃脱了。

孩子飞快地又钻过一个水果摊，回头一看，季氏乡甲又追了过来！慌乱中他脚下一软，一下子扑倒在一名佩剑的壮士脚下。漆思弓左肩疼痛难忍，鲜血顺着袖口滴滴答答地流了下来，他实在无力再跑了，对壮士苦苦哀求道：“……救救我吧……叔叔！叔叔……救救我！”

壮士一把将孩子抄进怀里。

乡甲们持刀携棍地冲上来就要抢孩子。

壮士一只手抱着孩子，一只手缓缓拔出长剑，直指冲上来的乡甲……

墓室口，季氏乡甲扑倒在地上，磕头如捣蒜一般，“小人失职！小人失职！”

季孙斯怒不可遏，喊道：“岂有此理——”气极败坏的他，发狠地一抡手站起身，“不管怎样，一定要把那小奴给我抓回来，烧了！献祭！”

墓室外的机关处，武士挥起板斧猛力一砍！轰隆隆的传导声中，切断的绳索如游蛇一样迅速松开，穿过一个个折转的小滑轮，最终传导到石门上方，触动了机关。

土工们开始用巨石封填洞口。

“砰”地一声巨响，石门轰然下落。

照进墓室里的光忽然间减弱了，在微弱的油灯下，小女孩从一动不动的母亲怀中挣扎着爬起来，看着满地身首异处的奴隶，浑身战栗，惊恐地